



向往
风景



庐山上的邂逅

□徐子鸣

虽然时隔近10年,两次上庐山,好像命中无缘,登临含鄱口都没能望见烟波浩渺的鄱阳湖。第一次是遭遇台风,到了含鄱口大雨滂沱,浑身被淋得透湿,只好狼狈而返;第二次碰到大雾弥漫,站在含鄱亭,眼前宛如挂上了一幅乳白色的天幕,啥也瞧不见。等了一个多小时,厚重的雾气仍是经久不散,只得悻悻然顺着蜿蜒的山道,走走植物园。

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位于含鄱口与大月山夹峙的山坳中,1934年由我国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、秦仁昌和陈封怀等人创建,是我国唯一的亚热带山地植物引种驯化场,至今占地已达30多平方公里。走进栽培着3400多种植物的园林,但见群峦环绕,地势开阔,树木葱郁,环境幽静,确是一个游览的好去处。可惜我是“植物盲”,园中的大部分植物都不认识,只是茫无目的地在杉柏区、温室区、翠花园、苗圃等处瞎转悠。忽然身边匆匆走过几位游客,其中一位指点道:陈寅恪先生的墓就在前面。我蓦然记起女作家陈祖芬曾写过一篇散文《陈寅恪的后世有缘人》,讲述了陈寅恪骨灰历时34年,才落葬于庐山植物园的艰难过程。1969年10月7日,中国近现代久负盛名的历史学家、语言学家、古典文学研究家陈寅恪先生卒于广州,他的女儿们想尊重父亲的心愿,让父母的骨灰随祖父母和大伯父一起安息在杭州九溪。然而他们不知写了多少信,跑了多少路,却始终得不到确切回复。2001年6月,湘西籍的画家黄永玉得悉此事后,经多方奔走,终于在2003年6月陈先生诞辰113周年之际,促成了陈先生和夫人的骨灰安葬于植物园“三老墓”附近。“三老墓”即为三位植物园创办者的墓莹,其中的陈封怀就是陈寅恪先生的侄子。

我赶紧追随那几位游客的步伐,爬上一片草木葱茏的平缓坡地,眼前顿见数块大小石头,有序地排列在一起,在阳光的照射下,发出金黄色的光泽。右侧竖立的大石头上,镌刻着“陈寅恪唐筮夫妇永眠于此”,左侧横卧的扁平石上,题写着陈寅恪先生一生奉行的几个大字:“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”,下面是“后学湘人黄永玉敬书”。那几位游客看来是陈先生的崇拜者,他们颇为内行地向旁人介绍说:这些石头是第四纪冰川遗留的漂砾石,已有近百万年的历史。边上栽种的是陈先生曾留学过的一些国家的树木,有日本的红枫、法国的冬青、美国的凌霄、俄罗斯的红松。我在这别具一格的墓碑前久久伫立,想到陈寅恪先生的一句诗:“后世相知或有缘”。作为一个非常敬仰先生人品、学问的后来者,能在他的墓地与他期相遇,也真是一种缘分!

庐山的山水得天独厚,一脉飞峙,频江扼湖,峰岭绵延,独特雄峻,人文景观,散布其间,多姿多彩。在第一次上庐山时,就已走过大部分景点,甚至在“美庐”的大阳台上坐了近半天。第二次再来游览,就颇有些熟门熟路、潇洒随意了。这天下午午睡起来拿个相机,从牯岭的街心公园慢悠悠地踱往别墅区,路过河西路中段,拐入绿树丛中的“国际友谊雕塑园”,偶然间发现有尊题名为“赛珍珠(1892—1973)”的青铜雕像竖立其中,她略显忧郁的脸上,一双深邃的目光直视前方。下

面大理石基座上刻着一段简单的介绍文字,说这尊雕像是2010年第二届中国庐山世界名山大会议期间由美国胡德山赠送的。然而搜寻我可怜的记忆,对赛珍珠这位著名的美国女作家几无印象,似乎还同赛金花搞在了一起,更不知她因写中国题材的小说而得过诺贝尔文学奖。

于是我抓紧时间一路小跑,去寻找赛珍珠所住过的“310别墅”,远远就看到她写的一段文字:“每年六月,当秧苗从旱地移栽到水田的时候,也就是去牯岭的时候了”。走进这栋由石头构建的小巧别墅,屋内挂满赛珍珠的照片,还摆放着她曾经坐过的沙发。这儿虽改成了赛珍珠纪念馆,游客川流不息,但仍散发着昔日家居生活的温馨味道。从屋里所布置的介绍文字中,我终于较为完整地知道:赛珍珠出生三个月后,就随作为传教士的父母来到了中国镇江,而庐山成了她永生难忘之地,这儿不仅留下了她天真烂漫的童年,也是她的新婚蜜月之地,更是在这间别墅中写出了她的第一部作品《也谈中国》。在赛珍珠出版以勤劳朴素的中国农民为主要形象的小说《大地》后,即获得了普利策奖,而她的“大地三部曲”,因对中国农民生活的深刻描写和传记方面的杰出贡献,于1938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。她在颁奖典礼上动情地说道:“假如我不为中国人讲话那就是不忠实于自己,因为中国人的生活这么多年来也就是我的生活。”但相当奇怪的是,很长一段时间里,赛珍珠被中美文学界一些人士所排斥,以至她的名字和文学成就不为普通人所知道。然而无论如何,赛珍珠通过自己的笔架起一座“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桥”,她的《大地》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被翻译最多的文学作品。诚如赛珍珠纪念馆馆长所言:“我们应该怀着了一颗感恩的心,做更多实实在在的事情来纪念她”。

庐山,从文人向往的桃花源到赫赫有名的夏都,不仅是一座风景名胜,也是一座政治名山,但我以为更是一座文化名山,因为一种文化、一种精神源远流长,是最难以磨灭的。

总第6320期 配图 韩风平
投稿热线:essay@cnnb.com.cn



搬家记

④

那个盛夏的故事

□兰波

其实,后来由于特殊的原因,我们两家子在玛瑙路只住了八个多月便又搬家了。在那儿住的时间不长,却给我留下了诸多美好难忘的回忆。即便是那人乐不起来的,之后也都成了我幸福的往事。

犹记得那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,天气特别热,一丝风都没有,连楼下行道树上的叶子都蔫头耷脑纹丝不动。那么闷热的天,偏又赶上那天停电,电风扇也没得吹了。那时,停电可不是件罕见的事情。吃了热得毫无食欲的午饭后,本想小憩一会儿,可哪里能睡得着?满头满身的热汗!这可怎么办?真热得是没着没落。

忽然,先生像发现了新大陆,欢快地嚷:“有了,我们去看电影吧!”是呀,亏他想出来,这主意不错。电影院里总是荫凉的,还可以一饱眼福。我家离新江桥畔的兰江剧院非常近,步行也就十来分钟的路程。于是,我们一家三口顶着“毒日头”,兴高采烈地出发了。可到了电影院,却傻眼了,只见电影院门前冷落车马稀,根本就没有里面有放映电影的迹象。待看了影院大门上贴的告示才明白,原来,那天我们这片区域全都停电,电影院也未能幸免。咳,咱怎就没想到这儿也会停电呢?当时那个沮丧的心情真是到了极点!无奈,我们只好汗流浹背热上加热地折返了。

可回到家一打开房门,那堪比桑拿浴的热气顿时扑面而来,仍是那么热、那么难熬,热得人简直要窒息了。怎么办?先生略一思索又发话了:“咱去游泳吧。”去哪儿游?他说,去倪家堰。倪家堰那条河,就是现在江北日湖公园附近的那条河。那时,小儿刚刚去上海走亲在那儿的游泳馆学会了游泳,一听他爸爸说去游泳,高兴得不得了!我呢,虽是个旱鸭子,但去河里至少能泡在水里解个暑啊。于是,我们一家子又来了精神,一辆八成新的凤凰牌自行车,前面的大梁上坐着小儿,后边的书包架上载着我,先生在中间掌舵,一家三口又兴高采烈,精神抖擞地出发了。

胸有阳光路自明,心里有了期盼与目标,对头顶上那火辣辣的太阳自然也就无所畏惧,不在话下了。一门心思只是想着到了河里就可一解暑气,美美地享受一番凉快的惬意了!小儿这一路上则像个小燕子似的叽叽喳喳,不停地说着。

终于到了目的地,可眼前的景象又令我们大失所望:一条清凌凌宽而阔的河面,竟如下饺子般,密密匝匝挤满了人。嗨,咱能想到来此避暑,别人家也同样能想得到。真是错估了形势!这可怎么办?不下去吗,那可真就白来了。先生又再次拿出一家之主的风范抉择了:“既来之则安之,下!”

于是,我们麻利地退却了外衣,也加入到水上大军里。我这不会游的倒真的是干泡在水里了,而我先生从小在甬江里泡大,在甬江从江北游到江东几个来回都轻轻松松,却在那密集的河道里英雄无用武之地,也只好屈尊在水里浸泡着。我儿子呢,也没能施展上手。

就这样,我们一家子在水里大眼瞪小眼地泡了半个小时,便匆匆上岸穿上外衣,打道回府了。

在那个盛夏,我们一家三口晚上无事时就出去荡荡马路。不远处就是外滩,那时的外滩虽然没有现在这样漂亮、气派,但是倚在江边的木栏杆上,享受着从江心里吹来的带着海水气味的微风,望着眼前那些流光溢彩的灯光,让我们在这炎炎夏季的夜晚感受到了些许凉爽与浪漫。

我们也常常沿着那条与家咫尺之隔的人民路,步行去白沙路上的婆婆家。先生是个孝子,他父亲去世早,他深知母亲的不易。每去婆婆那儿,他便先寻找有什么要做的事情,做完了,便坐下来陪母亲聊聊天说说话。

正当我们还在为住进这“餐厅”而心花怒放时,没想到,由于市局的统一部署,当年秋天学校搬迁了,我们住的这地方也被局里一并收回。校长、书记与一兄弟学校的领导几经协商,又请求局领导协调,终于在他们地处城西的教工宿舍里给我们腾出了几间屋,我们随之也再次搬进了“新居”。